

纸春秋

路也专栏



路也，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

雨燕

去年仲夏某一天，我去了这个城市的远郊，远得不能再远的郊外，远到抬眼望得见另一个地市。去往那里的路途是不容易的，往南、往南，持续往南后，再向东斜插，车子完全进入大山的胸腔和腹腔之中。盘山公路像麻花一样绞拧着并且总体在上升，直到海拔约1000米，忽然又渐渐下降了，进入到一个海拔700米的面积相当大的平坦的谷地之中。

在那个平坦的硕大谷地中，植物繁茂，我无目的地往纵深处走去，看见了一个很大的天池，水清静地、静静地仰面躺在那里，像是天堂里的水。继续拐了个大弯，然后下坡，渐渐又进入到了一个既窄小又幽深的峡谷。峡谷是由直立山崖围成的，几乎围了三面半，只在西北角上留了一个缺口，从那里透进一些阳光来。从那缺口恰好延伸出去一条歪歪扭扭的石径，朝向更僻远的山下某个未知的地方。也正是从那个缺口，视线向高处望去，能望见另一个不远不近的更高的山头，那里有一块鲜明的界碑，表示这是两个地市的交界处。其实我感到这里不属于任何行政区划，如果属于什么，也只是属于大自然自

己的行政，是还没有来得及被人类刻意管理过的大自然的区划吧。这样一个地方正适合当时的我，抑郁之中的我，我刚刚遭遇的私人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几乎将我恶狠狠地掀翻在地，使我从此几乎不敢再相信人类了。

我在那个峡谷里找了块大青石坐下来。大约是海拔高导致气温偏低的缘故，这时节竟还有槐花开着，飘着甜香，而紧挨脚边，生长着野草莓，平铺开来的众绿叶像扁平盘子一样托举着灌了浆的小红果子，这使我想到了为什么小时候大人告诉我这叫“托盘儿”。正是晌午，小峡谷里却是清凉的，甚至有点儿阴森。我打算在那里多坐一些时候，坐到太阳偏西，直到这小峡谷里本来就微弱的光线越来越暗淡，就像我的内心一样。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雨燕。大约有三四只吧，它们像轻型小飞机一样，做着时而直线时而曲线的匀速运动或加速运动，偶尔发出的啾啾叫声听上去似乎是欢快的、倔强的。这种翅膀形状大致像镰刀而翅尾尖尖如箭簇的鸟飞行得飞快，几乎无法让人看清楚它们腹部和脖颈下面的一小部分白色，

其实在隐形之中，我也有一双像雨燕那样的有着极其尖锐末端的翅膀……

打眼看去只是通体淡黑的扇形，迅疾、灵巧、呼啸、锐不可当，似乎永远在飞，从不栖落。其中有一只雨燕——里面最瘦小的一只——很明显，总是紧贴着那直立的崖壁在飞，在大幅度仰升之后，接着总是要来一个大幅度的俯冲，而就在几乎降到谷底甚至擦到地面岩石时，竟忽然又急剧向上攀升了，一下子跃至崖顶，几乎超越过山峰，飞向天外和太阳……我的视线久久地跟随着这几只雨燕，感到迷惑，它们如果认为这些崖壁是障碍，阻挡了自己，完全有能力高飞过崖顶，超越这些山峰远远飞走啊。还有，旁边就有一个光亮的缺口通向峡外，也可以从那里直接飞走啊，飞到别处去，为何偏偏要滞留在此，没完没了地跟这三面绝壁比试武功呢？这崖壁亿万年以来就矗立在那里了，而雨燕是自己飞到这里来的，自己找上门来的，它们对着崖壁做这种无数次的俯冲攀升是什么意思呢——测试自己体力的极限？锻炼自己的意志？证明自己的勇气？对这三面青灰山崖围困起来的专制的威仪发出挑战？某种形式的面壁思过？抑或仅仅来自一个完全客观的念头：试图对这些山崖的

海拔和相对高度做一番精确的测量工作？

我一直坐在那里看雨燕。天色渐晚了，三面直立的崖壁围起来的这个不大的峡谷更加沉寂下来，显得有点压抑，让我联想到了巴士底狱。我该起身离去了，几只雨燕的劲头丝毫不减，依然还在围绕着或紧贴着崖壁，不屈不挠地飞着，上上下下地飞，左左右右地飞。那种没完没了的运动让我想起西西弗斯终生都在推动那块不断往下滚落的巨石。我起身沿着原路返回时，在夕光中又一次回首那三面悬崖，忽然感到它们也许更像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是雨燕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面对上天安排的命运谁也没有回避和逃走之理，只有直面它，正视它，迎向它，不管俯冲还是攀升甚至一头猛烈冲撞过去，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这些原本全都是宿命。

我的脚步轻快起来。那天往城里回返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一直在想着雨燕紧挨悬崖飞翔的姿势。我渐渐开始相信，其实在隐形之中，我也有一双像雨燕那样的有着极其尖锐末端的翅膀，可以划破空气，贴着崖壁，孤绝地飞。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乡，当过兵，资深报人，现为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行当

上午正在网上书店挑书，突然听到楼下传来“磨剪子来抢菜刀啊”的吆喝声，这久违了的声音让人顿生恍若隔世之感。

依稀记得小时候街上常有一种独轮车经过，轮子是木头的，很大，从街上走过时，发出吱吱呀呀的叫声，车上装着花花绿绿各种好玩好吃的东西。推车的人手里摇着一个拨浪鼓，卜卜噔卜卜噔……很远就能听见，我们就知道，货郎车子过来了，就跑回家去，拿出自己平时积攒的硬币或者是牙膏皮、废铁之类的东西，到花花绿绿的货郎车子上换几块芝麻糖。

还记得见过剃头挑子，一头是几层木箱，一层层拉开，里面装的是各种剃头刮脸的工具，一头是只火炉子，火炉子上坐着一只铁盆，一个面皮黑黑的老头挑着，手里摇晃着一串铁板，格朗朗、格朗朗地响过去。听见人叫，就找个背风向阳的地方停下来，不慌不忙地放好板凳，等着。要剃头的人慢慢踱出来，俩人寒暄着，待人坐定，剃头师傅便把早已备好的一方白布给顾

客围上，再打开炉门，用扇子把火扇亮。烧水的工夫，剃头师傅拉开木箱的抽屉，取出剃刀，拉起挑子头上挂的毡刀布，夸夸夸，上上下下摩擦几下，再举到眼前细细观看。等到盆里的水冒出了热气，便把磨好的刀子放在一旁，伸手到盆里试一下水温，说，好啦，来吧！就开始洗头、剃头……

那时还有一种行当叫小炉炉，又叫钹炉担，一人一挑，走街串巷，打制刀铲勺剪等日常生活用具，兼着补锅锡盆；也有的一人一盘炉，一只风箱，推一辆二把手独轮车，这种大多是走村串乡，在农忙之前为农民打制锄镰锨锨、修理车辆农具。

街上常有卖陶罐陶盆陶缸的吆喝着走过，巍巍峨峨一车子陶器，用横一道竖一道的麻绳捆绑着，卖者大多手里有一杆长长的烟袋，敲击在陶器上，可以发出清脆的响声，以此证明所卖陶器的成色和质量。

听老人说，再早时还有一种牵骆驼走街串巷看病的大夫，俗称骆

驼先生，或“蒙古大夫”，手里摇晃着一把白铜大手镯——一串铃铛穿在一个圆环上，举手一摇，就发出“啾啾啾”一串声响，于是孩子们一拥而出去看骆驼，小媳妇大婶子围上一圈，各自述说着身上哪儿哪儿不舒服，或是怎么才能生个胖小子，诸如此类。不管什么病，骆驼大夫一概全包，且信誓旦旦保证有效。只不过凡是到过的地方蒙古大夫一般都要隔上几年之后再露面，免得被人找后账。

近读曲阜一中老教师周翰庭先生的《周凤羽全集》，得知我的故乡过去还有一种很特别的行当，叫做“提垫”。曲阜是礼仪之邦，又是孔孟颜曾四氏世家大族聚居之地，对于从老辈子上传下来的磕头的礼数特别讲究，子女对父母，小辈敬长辈，下人下属主人上级，都要磕头如仪。磕头需要垫子——两块棉垫中间用布连缀，可折成手提箱模样，提在手里，用时展开，十分方便，故称提垫。这本来是种用品，后来却演变为一种职业，从事者多为家贫无

业的人，遇有四时节日或是婚丧嫁娶、贺喜庆寿之类的活动，行礼还礼，隆重而频繁，这时“提垫”便闻讯而来，紧随身后左右，随时伺候，这边刚要下跪，那边及时展开垫子铺好。一名让人满意喜欢的“提垫”，也需要一些专门的知识，比如何时何地需要什么礼节是要熟记于胸的，再比如步伐，需要练会一种“趟”步，也即小步快走。后来随着磕头改为鞠躬，“提垫”这个行当也就消失了。

随着日用品实现工业化生产，城市化进程加快，超市深入到小区落户，除了前边提到的几种，还有吹糖人的，捏泥娃娃泥哨子的、卖冰糖葫芦的、修理风箱的、拉洋片的、修笼屉补筛子的等等，这些旧时走街串巷的常见行当，现在除了卖冰糖葫芦的还延续着，其余大多已经绝迹。这是社会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只有收破烂的似乎不减反增，大行其道，据说有不少人以此发家致富，不过他们大多画地分片蹲守，很少走街串巷了。

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



刘武，导演兼制片人，曾任大学讲师、新闻记者，出版过《醉里看乾坤》、《生命的几分之几消耗在路上》等专著，参与编导100集大型纪录片《睦邻》、45集纪录片《兄弟》。

“爬山虎联盟”

前些日子到天津蓟县的山中小住了两天，我住的那个地方是青砖灰瓦的仿古建筑，房子的外墙被满满一片绿色勾勒出来，仔细一看，原来是满墙的爬山虎，将墙壁遮得严严实实，仿佛这房子是用爬山虎建起来的。

爬山虎的别名很多，如飞天蜈蚣、假葡萄藤、捆石龙、枫藤、小虫儿卧草、红丝草、红葛、地锦等等。它是那种容易生长的植物，一般一根两厘米粗的藤条，栽种两年后，叶片覆盖的墙面就能达30至50平方米。

我跟朋友说：“什么时候买了独栋别墅也种这么一墙爬山虎吧！”

朋友却说：“这爬山虎有两点不好，一是要有蛇的话，蛇会沿爬山虎上墙；二是爬山虎对墙面和墙缝都有侵蚀作用，容易招致墙体潮湿。”

听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兴趣全无，看来这爬山虎只是看起来很

美，用起来惹事。

后来回到家中，上初二的女儿兴冲冲说起一个笑话，居然又跟这爬山虎有关。她说学校里来了个外教，说了一堆美国的大学情况，担当翻译的是校内的一个英语老师。这时外教说到一个词：The Ivy League，那老师居然当场翻译成“爬山虎联盟”，女儿马上指出：“老师，不对，应该是‘常春藤联盟’。”下面的同学窃窃私笑。

应该说，这是个普通常识。“常春藤联盟”由美国东北部的八所学校组合而成，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除康乃尔大学外，这些学校都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创设，它们历史悠久、治学严谨、教授水平高、学生质量好，每所院校入学标准都非常严格，因此常春藤大学就经常作为顶尖名校的代名词，众多美国领导人及名流都是“常春藤联盟”的成员。

这些大学都有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墙上爬满了常春藤，但常春

藤大学的名字最早却不是出于这种植物。最早的常春藤学校原是由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四所大学结成的校际体育联盟。“四”的罗马数字为IV，然后加上词尾Y，就成了IVY，于是他们才称为常春藤大学。

说起Ivy这个词，还要牵扯到中国科学史上的一段公案。清代著名数学家、植物学家李善兰(1811-1882)翻译《植物学》时，出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曾把其中一种植物译名为“常春藤”。其后附的译注上，却没有指明它就是中国俗称的“爬山虎”。后来国际植物学会组织成员对中国植物进行归纳分类时，将中国本土生长的爬山虎归入葡萄科，而非五加科，其英文名则为Ivy。也就是说，爬山虎、常春藤，英文释义都是Ivy。

虽然那位老师将Ivy译成“爬山虎”并没有错，但在The Ivy League中，通译则为“常春藤联

盟”。一个大学毕业的英语老师居然不知道“常春藤联盟”，会把The Ivy League译成“爬山虎联盟”，只能说明这位老师见识太少。

一个大学毕业的英语老师居然不知道“常春藤联盟”，会把The Ivy League译成“爬山虎联盟”，只能说明这位老师见识太少，甚至都不如自己的学生。

忽然想起前些日子，武汉某美女作家参加江苏卫视益智答题类节目《一站到底》，在被问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下一句是什么时，她犹豫一会儿，居然接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个答案引来众人哗然，不少网友认为错得离谱，这么简单的问题，这么耳熟能详的诗句，这位号称作家的女子居然都答不上来，可见中学的基础知识都没有掌握好。

如今的确是电脑时代、手机时代，这些简单的知识、常识百度一下都能轻易搜到，没必要死记硬背。但作为一名教师、一位作家，在自己的专业知识领域内，还是应该掌握基本的常识吧，不然又如何教书育人，如何写出像样的文章去启迪人心呢？